

綱鑑易知錄

錦章圖書局  
印行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八十四

綱目續編定本

南宋紀

光宗皇帝名惇孝宗第三子初封恭王壽立為太子受內禪在位五年壽四十四歲  
擁立嗣子闕若五載與始后俱亡光宗真萬世之罪人也  
受內禪在位五年壽四十四歲  
下不能顯傳嗣子及親之喪

本朝學術  
最為近古

王介廷試  
策

綱目庚戌光宗皇帝昭熙元年金章宗璟春正月朔帝朝壽皇于重華宮綱目二月殿中皇皇于重華宮綱目二月殿中學者目光祖入對言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立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之禍福祉授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為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俱真宗之間道臻皇極見上四治保太和太和陰陽會合冲和之氣至於慶厯嘉祐俱仁宗盛矣不幸而壞隆於熙豐熙豐元豐俱之邪說疏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哲宗君子起而救之紹聖元符俱哲宗之際羣兇得志絕滅綱常崇觀崇觀大觀俱徽宗年號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識駭道學之說而實本親朋黨之分逮臣復來則朋黨已成而忠諫者獲罪矣夫以忠諫為罪其去紹聖幾何陛下即位之初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為主而一歲之內逐者紛紛往往推忠之言謂為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曰憤懣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以以訕謗臣欲息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幾聖心豁然永為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公論由此而明道學之識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覆為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息音契之所帝下其章讀著至於流涕何潛見之數日恍惚無措是年廷試舉人婺州今浙江金華府進士王介策亦言今之所謂道學者即世之君子正人也君子正人之名不可逐故設為此名一網去之聖明在上而天下以道學為諱將何以立國哉帝嘉歎擢為第三由是道學之

識少沮

劉光祖飄風一掃

光宗不朝壽皇李后悍妒

果朝重華不

雲間張氏曰為呼道學之在人猶日星之在天也人非道學則三綱淪九法最幾於禽獸非人也天非日星則晷刻亡五行滅均於杳冥非天也是知人不可無道學猶天之不可無日星也亘古迄今何嘗有熄問有誣妄抵毀之者譬諸陰霾毒霧蔽於頃刻一過飄風則掃滅殆盡曾何損於日星之明哉是以王淮陳賈林栗輩以拘異之見大擁陰霾劇施毒霧而蔽之未幾卒遇光祖飄風之一掃不能損於日星之明子貢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

臣故以為文公頌

**綱**夏四月以伯圭嗣秀王**目**伯圭壽皇母兄而秀王子偁見八二之長子也伯圭謙謹不以近屬自居每入見帝

行家人禮宴私隆洽伯圭執臣禮愈恭**綱**秋七月以留正為左丞相王蘭為樞密使葛郊參知政事胡晉臣僉書

樞密院事**綱**冬十二月王蘭罷以葛郊知樞密院事胡晉臣參知政事

**綱**辛亥二年金明昌冬十一月帝有事於太廟后殺貴妃黃氏翌日郊大風雨不卒事而還帝有疾**目**初帝欲誅

宦者近習懼遂謀離間諫三宮**目**壽皇及帝帝疑之不能自解會帝得心疾壽皇構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

遂訴於皇后曰太上合給藥一大丸俟官車過即投藥萬一不虞奈宗社何后親藥實有心術賊也頃之內宴

后請立嘉王擴為太子壽皇不許后曰安六禮見之三所聘嘉王妾親生也何為不可壽皇大怒后退持嘉王泣

訴於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一日帝浣濯也手宮中觀宮人手曰悅之他日后遣人送食合

於帝故之則宮人兩手也后又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齋宮后殺貴妃以暴卒聞翌日合祭天地風雨大

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而罷帝既聞貴妃卒又值此變震懼增疾不視朝政事多決於后后益驕恣壽皇聞帝

疾亟往南內視之且責后后怨愈深

**綱**壬子三年金明昌春三月帝疾瘳章臣請朝重華宮不果行**目**帝自有疾重華溫清見四三之禮以及誕辰節

序屢以壽皇傳旨而免既而帝神思寢清罕輔百官下至韋布之士以過宮為請者甚眾至有扣頭引裾居衣

號泣而諫者帝開悟有翻然風駕之意既而不果行都人始以為憂**綱**夏四月以邱處崇為四川制置使**目**初留

留

吳家軍

陳駿疏皆切時病

帝始朝重華宮

錢塘城可灌

正帥蜀慮吳氏世將吳璘吳玠謀去之不果至是議更蜀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為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邱宏往密陛辭奏曰臣蜀後吳挺利州見八二卷利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便宜撫定諸軍許之圖六月以陳駿遠同知樞密院事圖駿疏三十條如宮闈之分不嚴則權柄移內謁之漸不杜則明斷息謀臺諫於當路則私黨植咨將帥於近習則賄賂行不求謹論則過失彰不謹舊章則取舍錯豈飲不時則精神昏賜予不節則財用竭皆切於時病圖冬十一月日南至冬至越六日帝始朝重華宮圖十一月丙戌日南至冬至兵部尚書羅點給事中尤袤等上疏請帝朝重華宮不從吏部尚書趙汝愚入對往復規諫帝意乃悟汝愚又屬祝嗣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從容竟日而還都人大悅圖是歲諸路大水

癸丑四年金明昌春三月以葛邲為右丞相陳駿參知政事胡晉臣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同知院事圖夏五月

賜禮部進士陳亮及第圖亮才氣超邁喜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所父皆一時豪俊志存經濟隆興宗

號初上中興五論不報退居見上葵之永康今金華府永康縣益力學著書嘗園還視錢塘今浙江杭州府錢塘縣臨安治也喟然歎曰

城可灌也蓋以地下於西湖府城在西湖西耳淳熙孝宗年號中更耕名同詣闕上書極言時事因言錢塘非駐蹕見六之所

壽皇赫然震動召令上殿將擢用之曾覲聞而欲見焉亮恥之踰垣而逃覲不悅大臣亦惡其言切直交沮之待

命十日再詣闕上書壽皇欲官亮亮聞而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甯用以博一官乎即渡江歸勵志讀

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見四十卷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眇忽較禮於分

寸以積累為上以涵養為正晬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

蛟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雌有一日之長蓋指朱熹呂祖謙也至是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於壽皇蒞政一十有八年之間實有一政一事之不

國監易和錄宋光宗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謝深甫勸  
朝重華宮  
陳傅良趣  
進引帝裾

夏尊孔子  
為文宣帝

十二時中  
莫欺自己  
帝與后幸  
玉津園

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言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

四朝為京邑之美觀也哉帝得其策大喜以為善處父子之間御筆擢為第一授簽書建康府今江南判官廳

公事未上一夕卒利州見安撫使吳挺卒邱宏使總領財賦楊輔等權總其軍朝廷尋以興州都六月胡晉

臣卒帝自有疾不視朝晉臣與留正同心輔政中外帖然其所奏陳以溫清定省卷溫清為先次及親君

子遠小人抑僥倖消朋黨啟沃乃心者謂其心而無隱沃朕心者謂我心而厭飲也剴切彌縫續軫密人無知者

秋七月以趙汝愚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同知院事綱九月羣臣請帝朝重華宮不聽久十一月始朝帝制於

后久不朝重華宮會九月重陽節羣臣連言請帝過宮不聽中書舍人陳傅良上疏力諫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

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趣促命

駕往朝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傅良趣進引帝裾見請母入因至屏后叱之傅良痛哭於

庭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內傳良下殿徑行詔改祕閣脩撰不受於是著作郎沈有開祕書郎彭龜年等皆上疏請

朝不從十月工部尚書趙彥通等上書重華宮乞會慶節勿降旨免朝及慶會節帝復稱疾不朝丞相以下皆上

疏自劾乞罷黜嘉王府翊善黃裳請誅內侍楊舜卿彭龜年請逐陳源押班以謝天下太學生汪安仁等一百一

十八人上書請朝重華宮皆不報十一月彥通復力諫帝始往朝十二月夏王仁孝卒子純祐立仁孝在位

五十五年始建學校於國中立小學於禁中親為訓導尊孔子為文宣帝然權臣擅國兵政衰弱子純祐立改元

天慶號仁孝曰仁宗以朱熹知潭州今湖廣長沙府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問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

甲寅五年金明昌五年春正月壽皇有疾綱萬壽聖郊為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才博采古論惟恐其人聞之

常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如此綱金購求遺書夏四月帝及后幸玉津園羣臣請帝問疾重華宮不從

自壽皇不豫羣臣請帝省視皆不報而與皇后幸玉津園在杭州府城南兵部尚書羅點請先過重華且曰陛下為壽

皇不豫羣臣請帝省視皆不報而與皇后幸玉津園在杭州府城南兵部尚書羅點請先過重華且曰陛下為壽

彭龜年伏  
地扣額

羅點引辛  
毗事以謝

皇子四十餘年。無一間諫言。止緣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諫間。遂生憂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謗譴。讀也。怨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帝曰。卿等可為朕調護之。侍講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一出。即當釋然。帝猶未許。點乃率講官言之。帝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點曰。陛下久闕定省。現雖有此心。何以自白。起居舍人彭龜年連三疏請對。不報。屬祝帝視朝。龜年不離班。伏地扣額。血流漬。慙慙奏。砌也。階帝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於過宮。余端禮因曰。扣額龍墀。池。墀階。曲致忠懇。臣子至此豈得已耶。帝曰。知之。然猶不往。壽皇疾益甚。羣臣上疏請者相繼。帝將以癸丑日朝。至期帝復辭以疾。於是羣臣請斥罷者百餘人。詔不許。起居郎兼中書舍人陳傅良請以親王執政。一人充重華宮使。臺諫交章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請逐之。五月。壽皇疾大漸。見五八。詔嘉王擴問疾重華宮。陳傅良以帝不往重華宮。乃繳上告敕。出城待罪。丞相留正等率宰執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見泣諫。羅點進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帝入至福寧殿內侍。闔門慟哭而出。明日帝召羅點入對。點言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帝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引辛毗皮事。三國魏曹丕黃初元年十二月五時早蝗民飢侍中辛毗極諫丕怒欲徙冀州士平家十萬戶實河南入內毗隨引其裾丕乃從其半。以謝彭龜年黃裳沈有開奏乞令嘉王詣重華宮問疾。許之。王至宮。壽皇為之感動。六月。壽皇崩。帝稱疾不出。留正等詣壽聖皇太后代行喪禮。壽皇崩。年六十八。趙汝愚以聞。因請詣重華宮成禮。帝許之。至日晨不出。宰相乃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將成服。留正與汝愚議。介少傅吳玠。居請壽皇太后垂簾。暫主喪事。太后不許。正等奏乞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以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后壽皇之母也。請設行祭禮。太后許之。尊壽聖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壽成皇后為皇太后。秋七月。留正請建太子。不許。遂稱疾而遁。尚書左選郎官葉適言於留正曰。帝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正從之。率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不

留正伴仆於庭

臨朝仆地

趙汝愚請立嘉王

汝愚擬太后指揮

天子以安社稷定國家為孝

汝愚之力

報越六日。又請御劄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閒。正得之大懼。因朝伴仆於庭。即出國門。上表請老。初。正始議

帝以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設議內禪。太子可即位。而趙汝愚請以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正謂建儲詔

未下。遽及此。他日必難處。與汝愚異。遂以肩輿與五鼓逃去。太皇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即位。尊帝為太上皇帝。皇

后為太上皇后。留正既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於地。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內禪之議益決。屬工部尚

書趙彥通結殿帥郭杲。而與左選郎官葉適。左司郎中徐誼。謀可以白內禪意於太皇太后者。乃遣知閣。始門

事韓侂胄。侂胄琦五世孫。太后女弟之子也。侂胄因所善內侍張宗尹。以奏太后。不獲命。遂巡將退。內侍關禮

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入見太后而泣。太后問故。且云。侂胄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俟命。太后曰。事順

則可。令諭好為之。禮報侂胄。侂胄復命。日已向夕。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陳駭余端禮。亟命郭杲等。夜以兵分衛南

北內。時將禪祭。除服翌日。甲子。群臣入。嘉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詣祥宮。前。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

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為太子。以係人心。皇帝批出。有念欲退閒之旨。取太皇太后處分。太后曰。既有

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閒。皇子嘉王擴

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太后覽畢。曰。甚善。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

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為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於何地。眾扶皇子入素

帳。披黃袍。方卻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皇子詣几。遙奠哭盡哀。遂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帳立。內侍扶掖乃坐。

百官起居訖。行禪祭禮。尋詔即以寢殿為泰安宮。以奉上皇。民心悅懌。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

雲間張氏曰。嗚呼。逆悖父疾。不問安父。崩不成服。惟婦言是用。動輒稱疾。既云有疾。何與。虛后招搖玉津。乎。跡其所為。大逆不道。且五霸之君。尚以誅不孝為盟。當時金人若興問罪之師。則宋人蕭爾之國。其能保有。乎。汝愚貴戚之卿也。此舉得矣。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汝愚有焉。

立皇后韓氏。后琦六世孫。父曰同卿。侂胄則其季父也。被選入宮。能順適兩宮意。遂歸嘉王邸。至是立為后。



辦事當論  
真心

韓侂胄謀  
去趙汝愚

積誠意以  
感動帝心

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矣。時趙彥通按視孝宗山陵。以為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達吉覆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傳求名山。不宜偏信臺吏。妄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增置講讀官。從趙汝愚之請。以給事中黃裳中書舍人陳傅良彭龜年為之。詔經筵官開陳經旨。改正缺失。晚講官賜坐以講。都堂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閣見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會正與汝愚議權韓孝宗宮。不合。侂胄因間諫之於帝。遂以手詔罷正。出知建康府。見上正謹法度。惜名器。毫髮不可干以私。與周必大俱以相業稱。以趙汝愚為右丞相。汝愚本倚留正共事。怒韓侂胄不以告。及來謁。因不見之。侂胄慙忿。羅點謂汝愚曰。公誤矣。汝愚悟。乃見之。侂胄終不懌。九月。羅點卒。點孝友端介。不為矯激之行。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點曰。當論其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亦何取哉。時給事中黃裳亦卒。趙汝愚泣謂帝曰。黃裳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以京鏜湯簽書樞密院事。韓侂胄引。冬十月。內批以謝深甫為御史中丞。劉德秀為監察御史。罷石正言。黃度。韓侂胄日夜謀去趙汝愚。知閣門事劉敬孫亦以不得預內禪。心懷不平。因謂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鉞。將恐不免嶺海。今廣東省之行。侂胄愕然。問計。敬孫曰。惟有用臺諫耳。侂胄問若何而可。敬孫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然之。遂以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為中丞。會汝愚請令近臣薦御史。侂胄密以其黨劉德秀屬視深甫。遂以內批用之。由是劉三傑李沐等牽連以進。言路皆侂胄之人。排斥正士。朱熹憂其害政。每因進對。為帝切言之。復疏白汝愚當以厚賞酬侂胄之勞。勿使預政。汝愚為人疏。謂其易制。不以為慮。黃度將上疏論侂胄之姦。侂胄覺之。以御筆除度知平江府。今江南蘇州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俛首去。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利也。固辭。奉祠歸養。閏月。內批罷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朱熹。熹每進講。務積誠意。以感動帝心。以平日所論著。敷陳開析。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帝德者。聲竭無隱。帝亦虛心嘉納焉。至是以黃度之去。因講畢奏疏。極言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臣。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中外咸謂左右或

竊其柄臣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亂矣。疏入。佞曹大怒。使僕人執冠閣袖象大儒。戲於帝前。因乘間乘言喜迂闊不可用。帝方倚任佞曹。乃出御批云。憫卿者曲禮五十一曰。又六十曰者。恐難立議。已除卿官。觀貴趙汝愚袖御筆見帝。且見且拜。帝不省。汝愚因求罷去。不許。越一日。佞曹使其黨封內批付喜。喜即附奏謝。遂行中書舍人陳傅良封還錄黃也。起居郎劉光祖起居舍人鄧駟御史吳獵吏部侍郎孫逢吉登聞鼓院游仲鴻交章留喜皆不報傳良光祖亦坐罷工部侍郎黃文因侍講閱逐熹之驟。帝曰。始除喜經筵耳。今乃事事欲與聞。文力辨其故。帝不聽。喜登第五十年。仕於外。僅九考。立朝纔四十六日。進講者七。知無不言。既去。佞曹益無所忌憚矣。

雲間張氏曰丞相留正之罷以內批待制文公之罷以內批羣姦謝深甫等進亦以內批厥後韓侂胄罷龜年亦以內批則知竇宗雖處天位要亦韓氏之廝役耳噫竇宗閣弱而佞曹窮光極惡如此寧不斬宋之國脈而召玉津之禍乎

十一月以韓侂胄兼樞密都承旨。詔行孝宗皇帝喪三年。○葬永阜陵。十二月內批罷吏部侍郎兼侍講彭龜年進韓侂胄一官。自侂胄權勢日重。龜年上疏條奏其姦。請去之。且云陛下逐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亦去此小人。毋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易去小人。難於是。龜年侂胄俱請祠。帝欲兩罷其職。陳騤進曰。以閣門規去經筵。何以示天下。既而內批龜年與郡。侂胄進一官。與在京宮觀。給事中林大中。中書舍人樓鑰。繳奏以為非是不聽。由是侂胄益橫。綱陳騤罷。以余端禮知樞密院事。京鏜參知政事。鄭僑同知樞密院事。綱騤與趙汝愚素不協。未嘗同堂語。及爭彭龜年事。韓侂胄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元樞陳騤知樞密院事故稱亦欲為好人邪。故罷之。而引京鏜居政府。以間諫汝愚。汝愚孤立於朝。天子亦無所倚信。綱以趙彥通為四川制置使。綱工部尚書趙彥通以有功於帝室。冀趙汝愚引居政府。及除蜀帥。大怒。遂與侂胄合。因陛辭。疏廷臣姓名於帝。指為汝愚之黨。且曰。老奴今去。不惜為陛下言之。由是帝亦疑汝愚矣。

竇宗皇帝名擴光宗第三子初封嘉王光宗恃逆趙汝愚奉太皇太后奉嘉王受內禪在位三十年壽五十七歲而崩。帝諱恭仁儉始終如一然柔而不明前有韓侂胄後有史彌遠屏斥忠良玩兵致寇嘉定以後

白虹貫日

一網打盡

鄭堤草制

金人犯邊無歲不擾元起北方

乙卯甯宗皇帝慶元元年金明昌春正月白虹貫日見三九以李沐為右正言二月罷右丞相趙汝愚

甯宗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鐘鏜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

汝愚引為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其政以奠安天位杜塞奸源是日汝愚出

浙江亭得罪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福州今福建謝深甫等論汝愚冒居相位今既罷免不當加以書殿隆名

帥藩重寄乞令奏祠請咎命提舉洞霄宮直學士院鄭堤草制詞有曰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

社稷以為悅任公竭節利國家無不為坐無貶詞亦免官兵部侍郎章穎侍經幃帝曰諫官有言趙汝愚者卿等

謂何同列漫無可否穎奏言天地變遷人情危疑加以敵人慢侮國勢未安未可輕退大臣願降詔宣諭汝愚毋

聽其去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感中外洶洶留正棄宰相而去官僚幾欲解散軍民將皆為亂兩宮隔絕

國喪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殞身滅族之禍奉太皇太后命朔陛下以登九五勳勞著於社稷精忠貫於天地

乃卒受黯黹明也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知臨安府徐誼素為汝愚所器凡有政務多咨訪之誼隨事裨悲

助不避形迹又嘗勸汝愚早退及預防仇胃之奸仇胃尤怨之及是與國子博士楊簡亦抗論留汝愚李沐初為

當皆斥之

靜軒周氏曰災異必書重天變也白虹者妖氣所凝仇胃之謂也日者人君之表甯宗之謂也以白虹而貫

日以妖氣而侵陽况當即位紀元之始其意豈不明且切歟宋之君臣未見其有憂勤儉省之心而仇胃小

人反挾私忿以相報復官李沐之奸邪誣汝愚之謀逆甯宗不察是非罷其相位見四六卷音註

豈不深可哀哉汝愚不能制仇胃而卒為仇胃所制誣非臣不安則失身之驗乎

夏四月安置太府寺丞呂祖儉于韶州今廣東韶州府祖儉土書訴趙汝愚之忠併論朱熹老儒彭龜年舊學李祥老成不當罷斥語侵韓侂胄有旨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

太學生六人伏闕上書

六君子

劉德秀乞考核真偽

綱鑑易知錄

卷八十四

宋寧宗

六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竟死吉州。以余端禮為右丞相鄭僑參知政事。京鏜知樞密院事。謝深甫簽書院事。流太學生楊宏中等六人。宏中與周端朝張衡道林仲麟將傳徐範六人伏闕上書言近者諛官李沐論罷趙汝愚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情驚疑變在朝夕是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立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為利今上下安妥乃有異議乎章穎李祥楊簡發於中激力辨其非即遭斥逐六館之士拂膺憤怨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福正人以便其私必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欽宗已然之驗何堪再見於今日邪伏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堂灼李沐之回邪寬沐以謝天下還祥等以收士心疏上詔宏中等罔亂上書扇搖國是悉送五百里外編管宏中道仲麟範皆福州人端朝溫州人傳信州人天下號為六君子六月右正言劉德秀乞考核邪正真偽遂罷國子司業汪遠等。自程顥程頤傳孔孟千載之學其徒楊時傳之羅從彥從彥傳之李侗朱熹師侗致知行其學大振流俗醜正多不便之遂有道學之名陰以攻詆及韓侂胄用事士大夫宗為清議所擠者乃教以凡相與異者皆道學之人也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為言以道學自之則有何罪當名曰偽學蓋謂貪黷放肆乃人真情廉潔好脩者皆偽耳由是有偽學之目善類皆不自安至是德秀上言邪正之辨無過於真與偽而已彼口道先王之言而行如市人所不為在興王之所必斥也昔孝宗垂意規復首務核實凡言行相違者未嘗不深知其奸臣願陛下以孝宗為法考核真偽以辨邪正詔下其章由是博士孫元卿袁燮肩國子正陳武皆罷汪遠入劄子辨之德秀以達為狂言亦被斥中丞何澹急欲執政亦上疏言專門之學流而為偽空虛短拙文詐沽名願風厲學者專師孔子不必自相標榜詔榜於朝堂加韓侂胄保節度使冬十一月竄故相趙汝愚于永州汝愚至衡州暴卒

韓侂胄忌汝愚必欲置之死以息人言至是監察御史胡紘宏上言汝愚倡引為徒謀為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為符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嘉王以素服即位蓋其驗也說者遂以為罪云因條奏其十不遜且及徐誼詔責汝愚盡遠軍節度副使永

黃霸知貢舉

倪思不從論偽學

治道在黜首惡禁朋黨之黨

州永湖廣安置。詔惠州令廣東惠州府團練副使南安軍令江西安置。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仇胄之意，必欲殺我。死汝曹尚可免也。明年正月，行至衡州。令湖廣衡州府病作。衡州錢登謀承仇胄密諭，登辱百端。汝愚暴薨，天下聞而冤之。計聞有旨追復元官，許歸葬中書舍人吳宗旦繳還復官之命。

二月，以端明殿學士兼資，知貢舉。曰：素與劉德秀同知貢舉，奏言偽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語錄之類，盡行除毀。故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皆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禁。

靜軒周氏曰：是時以偽學斥君子而所用者皆蠅營狗苟之徒，如以余端禮京鏜為丞相，謝深甫為參知政事，鄭僞知樞密院事，何澹同知院事。知樞密何澹同知院事，葉翥之知貢舉，此皆仇胄之爪牙，其同惡相濟為如何哉！天下不治，從可知矣。故綱目詳書以著其失也。

四月，余端禮罷。時韓侂胄擅權，斥正士端初，翦要思列疏論偽學，思不從。韓侂胄遂薦翥而罷思。秋七月，罷殿中侍御史黃黼。中書舍人汪義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偽學之黨皆名士，欲盡除之。太皇太后聞而非之。帝乃詔臺諫給舍中書舍人論奏，不必更及舊事，務在平正，以副聯建中之意。詔下。韓侂胄及其黨皆怒。劉德秀遂與御史張伯瑛姚愈等上疏力爭，以為不可。乃改不必更及舊事，為不必專及舊事。自是仇胄與其黨政治之志愈急矣。黃黼上言：治道在黜首惡而任其賢使才者不失其職，而不才者無所憾。故仁宗嘗曰：朕不欲留人過失於心。此皇極見上之道也。遂罷黼，而以姚愈代之。黃黼言：治道在黜首惡，其意蓋指仇胄也。於時前後左右皆仇胄之黨，而黃黼則一薛居州也。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八月，禁用偽學之黨。曰：太常少卿胡紘上書言：比年以來，偽學猖獗，圖為不軌，搖動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隕命，羣邪屏跡。自御筆存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倡為調停之議，取前日偽學之好黨，次第用之以

崇中行自承偽學

朱子草封事數萬言遇避之同人

脫粟飯雙雞樽酒未為乏

此孔孟正脈

李通吾老友

冀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徽宗四年號之事可以為戒陛下何未悟也宜令退伏田里循省愆咎遂詔偽學之黨穿執權佳進擬自是學禁愈急已而言者又論偽學之禍乞監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遂有詔監司師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偽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偽學五字撫州今江西撫州府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審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為偽不願考校士論壯之撫州府推官賈為兵部侍郎回以其嘗擊朱熹見上卷也十二月削秘閣脩撰朱熹官竄處士蔡元定于道州回熹家居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乃草封事奏數萬言陳奸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趙汝愚之冤子弟諸生更耕進迭諫以為必且賈禍熹不聽蔡元定請以著決之遇避之同人遇卦熹默然取彙焚之遂上奏力辭職名詔仍充秘閣脩撰時臺諫皆韓侂冑所引洵洵爭欲以熹為奇貨然無敢先發者胡紘未達時嘗謁熹於建安今福建建寧府熹待學子惟脫粟言不精糲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悅語聲人曰此非人情隻雞樽酒山中未為乏也及是為監察御史乃銳胃然以擊熹任責物色無所得經年醞釀娘去聲章疏乃成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有沈繼祖者為小官時嘗採撫職拾也熹語孟之語以自售至是以追論程頤得為御史紘以疏草授之繼祖遂誣論熹十罪且言熹剽竊張載程頤之餘論以喫菜事魔之妖術簪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屬湖廣元定生而穎異父發博覽羣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見七十二元定於道州屬湖廣元定生而穎異父發博覽羣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見七十二張氏正蒙見七十二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脈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建陽今建寧府建陽縣西山絕頂忍飢啖淡齊齊上聲菜名以讀書聞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驚曰李通元定字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元定焉元定表揚萬里交薦於朝召之不起會偽學禁之論起元定曰吾其不免乎及聞貶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遊者百餘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輿數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交朋相愛之情李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眾謂宜緩行元定

蔡元定貽  
書訓諸子

西山先生

曰。獲罪於天。天可逃乎。杖履同具。子沈行三千里。脚為去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春陵。鄉名在永州府寧遠縣遠近來學者。目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適年卒。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源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著洪範解。洪範見二大衍詳說律呂新書。行於世。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熹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李通言。而不厭也。每諸生請疑。必令先質元定。而後為之折衷。

雲間張氏曰。文公之罷官李通之竄逐。備書於冊。適足以遺海宗萬年之臭流。朱蔡百世之芳。孰則抑之者。乃所以揚之也。毀之者。乃所以譽之也。於朱蔡二賢。惡可損。

丁巳三年。金承安二年春正月。鄭僑罷。夏閏六月。貶留正為光祿卿。居之邵州。回朝散大夫劉三傑免喪入見。論留

正共引偽學之罪。僑大喜。即日降旨。除三傑右正言。正坐貶邵州。今湖廣府居住。冬十一月。太皇太后吳氏崩。諡曰憲聖慈烈十二月。籍偽學。罷吏部侍郎黃由。知綿州。屬四川成都府。王沆。行上疏置偽學之籍。仍自今曾受偽學舉薦

藉偽學五  
十九人

關陞及刑法。廉吏有代之人。並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閒慢差遣從之。於是偽學逆黨得罪者籍者。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蘭四人為之首。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穎鄭湜樓鑰林大中黃由黃黼何異孫逢吉劉光祖呂祖

儉葉適楊芳項安世沈有開曾三聘游仲鴻吳獵李祥楊簡趙汝諱趙汝談陳峴范仲黼汪達孫元卿袁燮陳武

田澹黃度張體仁蔡幼學黃顥周南吳杰勝李埴王厚之孟浩趙鞏白炎震皇甫斌危仲任張致遠楊宏中周端朝

張衛林仲麟將傳徐範蔡元定呂祖泰凡五十九人。黃由上言。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殿

中侍御史張巖劾由阿附罷之。而擢沆為利州。今四川保寧府慶元縣。路轉運判官。

戊午四年。金承安三年春正月。以葉翥同知樞密院事。夏五月。加韓侂胄少傅封豫國公。認嚴偽學之極。秋七

月。葉翥罷。八月。以謝深甫同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同知院事。及之為吏部尚書。論事韓侂胄無所不至。居二年不遷。

月。葉翥罷。八月。以謝深甫同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同知院事。及之為吏部尚書。論事韓侂胄無所不至。居二年不遷。

月。葉翥罷。八月。以謝深甫同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同知院事。及之為吏部尚書。論事韓侂胄無所不至。居二年不遷。

由寶尚書  
屈膝執政

粟金蒲桃  
小架

北珠製十

犬啤叢薄

劉光祖涪  
州學記

豆飯黎羹

見侂冑流涕。敘其知遇之意。哀遲之失。不覺屈膝。侂冑惻然憐之。故有是命。侂冑嘗值生辰。羣公上壽。既畢。集及之。適後至。閣人守門掩闕拒之。及之大窘。會門聲暫入未及閉。遂俯低樓曲背而入。當時有由寶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為笑。○育太祖十世孫與慮於宮中。賜名曦。上曰。帝未有嗣。京鏐等請擇宗室子育之。詔育燕懿王德昭。長子。九世孫與慮於宮中。年六歲矣。尋賜名曦。封衛國公。以趙師霁。擢為工部侍郎。師霁附韓侂冑。得知臨安府。侂冑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霁最後至。出小合。詞曰。願獻少果核。俯賜啓之。乃粟金蒲桃小架。上綴扯大珠百餘顆。眾慙沮。侂冑有愛妾張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次有各位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枚於侂冑。侂冑以遺韓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師霁聞之。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十人者喜。為聲求遷官。拜工部侍郎。侂冑嘗與眾客飲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草舍。曰。此真田舍閒氣象。但欠犬吠雞鳴耳。俄聞犬啤。叢薄。木曰林。草曰薄。視之。乃師霁也。侂冑大笑。聞者莫不鄙之。

己未五年。

金承安四年。

春正月。奪前起居舍人彭龜年等官。

韓侂冑使蔡璉誣告趙汝愚等。定策時有異謀。遂奪彭龜年曾三聘等官。而擢連進義副尉。

二月。放

主管玉虛觀。

劉光祖于房州。

光祖撰涪州屬四川重慶府學記。謂學者明聖人之道。以脩其身。而世方以道為偽。以學為棄物。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議大夫張釜。劾光祖佐逆不成。蓄憤懷奸。欺世罔上。詔落職。房州見六

居住。

○秋八月。帝始朝太上皇于壽康宮。

書曰。始者以見前此未嘗朝也。嗚呼。甯宗之於光宗。亦猶光宗之於孝宗也。身教如此。何足怪哉。

九月。加韓侂冑少

師封平原郡王。

○是歲諸州大水。

庚申六年。

金承安五年。

春閏二月。以京鏐謝深甫為左右丞相。何澹知樞密院事。

三月。故秘閣脩撰朱熹卒。

○熹家

貧。故諸生自遠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非其道義一介不取也。時政偽學日急。士之繩趨步

尺。稍以儒自名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而伏邱壑。倚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

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疾且革。

熹也。正坐。整衣。

朱熹所著

韓子所編次

黃餘知言

吾道之託

在此

以弘名齋

隨力到處

及物即功

張洽自少

用力於敬

此非聖賢

事業

南來喜得

陳瀉

以果名齋

冠就枕而卒。年七十一。將葬。右正言施康年言。四方僞徒聚於信上。信州道上信州今江西廣信府欲送偽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熹所著有易本義。啟蒙。著卦考證。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見七一通書。西銘見七二解。楚辭集註。辨正。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儀禮經傳通解。其門人不可勝計。最知名者。黃幹。李燾。張洽。陳瀉。李方子。黃灝。蔡沈。輔廣。幹之言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不過數人。而能傳斯道。章章較明也。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敦頤字茂叔程子張。載號橫子繼其統。至熹而始著。衆以為知言。幹初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熹語去人曰。直卿。字志堅思苦與之處。其有益因妻。聲去以女。及熹病革。以深衣。質布色白朝服祭服被於體也。深遠故名。及所著書授幹。與之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熹沒。幹弟子日盛。編禮著書。講論經理。朝夕不倦。卒贈朝奉郎。燾初見熹。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燾因以弘名其齋。凡諸生未達者。熹先令訪燾。俟有所發。乃從而折衷之。諸生畏服。燾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為職事。方為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矣。居家講道。學者宗之。卒贈直華文閣。洽從熹學。自六經傳注而下。皆究其指歸。熹嘉其篤志。謂黃幹曰。所望以永斯道之傳者。二三君也。洽自少用力於敬。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為。則勇不可奪。著春秋集註。地理沿革表。行於世。仕終直寶章閣。瀉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謂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瀉讀之。遂盡棄其業而學焉。及熹至漳。今福建漳州府瀉請受教。為學益力。熹語人曰。吾南來喜得陳瀉。由是所聞皆切要語。及熹沒。瀉追思之。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恬退自守。多所著述。仕終安溪。今福建泉州府安溪縣主簿。方子端敬純篤。初見熹。熹謂曰。觀公為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方子遂以果名其齋。嘗曰。吾於問學。雖未能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為物欲所清。志耳。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廣瀉謹勤恪。嘗